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

考異音釋附

諸本外集分為一卷凡三十四篇不知何人所編據行狀云有集  
二十卷小集十卷亦不知便定北外集與否乃云只據蜀本定錄  
為公文者然蜀本劉焯序乃云後集劉順宗實錄為十卷則似亦  
以實錄入於其中皆不知其何說也唯呂夏卿以為明水賦通解  
崔真部言河南通同官記皆不見於趙德文錄計必德親於文公者  
未得亦必為其可信而李漢不以入集則疑凡外集所載漢亦有  
異同之說以詳其所不取其下其甚偽者則雖不載其文而備存其  
集之闕又諸本有遺文一刻聯句遺詩文等則從之錄之以補外  
亦多不錄今亦存之以附於後

明水賦

通以玄化無宰至精感  
通為酌精或作誠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必主忠敬崇吉蠲不貴其豐乃或薦之以水  
不可以黷斯用致之於天或無者字無也其事信美其義惟玄月實  
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為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焯氏候清夜或將  
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祀以作祭持鑑而精氣南子積  
陰之寒氣為水也旁射照月而陰靈以陽德月以陰靈潛下視而不

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生或形  
象未分徒騁離婁之目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既齊芳於酒醴詎  
比賤於潢汚芳作高云禮夏尚明水尚醴周尚酒今作齊芳非  
都無臭味不於非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于以表誠潔于以戒  
荒急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為如得其宜明水之薦斯在宜作情  
不引而身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蘖之名實處樽罍之器降於圓魄  
珠匪金莖之露出自方諸乍似鮫人之淚匪或作非露或作已將以贊于  
陰德配夫湯燧燭二字夫或作于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兔  
影鷹精兔耀兔或作玉琢設監以取水伊不汪而能盈霏然而象的尔  
而呈始漠漠而霜積漸微微而浪生而象或作垂象或作無象的豈  
不以德協于坎同類則感形藏在空氣應則通同作有今按同  
熱當作類同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理作論虎  
在或作類同當時挂試避諱當作武耳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  
當道今安作虎為是但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

賢作或令知聖真竊比大羹之遺味幸希薦於廟中  
堂或作窮知力作論竊比大羹之遺味幸希薦於廟中  
巧藥歌從蜀本刪去今忠  
是公少作姑存之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榮天力與此息不遇黃  
鍾家溫馨熟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霜刀翦汝天女勞何事低  
頭學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競挽春衫來比並靈性或作靈欲將雙頰一  
晞紅綠窓磨補青銅鏡晞或作稀一樽春酒甘若飴音丈人此樂無人知  
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

海水水下有詩字

海水非不廣鄧林所浸生鄧林鄧林亦廣數千里焉豈無枝風波  
一蕩薄魚鳥不可依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魚與鳥巨細各  
不同海有吞舟鯨鄧自垂天鵬苟非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  
寸我羽不盈天一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冷池  
我將辭鄧林刷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波亦常事鱗

羽自不宜或作不自我鱗日已大我羽日已脩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此篇從文苑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哀歌坐空屋不怨但自悲桑苦寒或作來至子實作子桑或作考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濼園吏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為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曾無子輿事空賦子桑詩或無此句

贈河陽李大夫

四海失業穴兩都困塵埃感息由未報惆悵空一來由未或作未按由猶古字通裘破氣不暖馬羸鳴且哀裘破或作破裘氣或作竟馬羸或作羸馬主人情更重空使劔鋒摧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作半夜豈不有陽春節歲聿其周或作歲周節歲或作歲節君何愛重裘兼味養大賢何愛下疑有脰字養或作成字冰食肩製神神所或作神所憐神所或作誠可填窓塞戶慎勿出煦風暖景明年日或作需明

贈同遊者已見正集

請遷玄宗廟議方從蜀本舊志或無唐字非是當附公豈以吏部待郎為禮儀使邪禮志長慶四年五月禮儀使奏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尚書至觀德十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或無卿字曰上或有亦字祭七代或作事七世祭五代或作事五世或作祭五則知天子上祭七廟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廣或作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應或作膺武王其下三昭三穆

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主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藏下或有遷字或中干或謹議

范蠡招大夫種

詩之序議

三器論

此二篇從蜀本刪去○今從之

上賈滑州書

賈耽以貞元二年為滑州刺史此篇從蜀本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十進作術或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

文一十五章以為贄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章或作曰豐山上有鍾

馬和霜鳴注云霜降則鍾鳴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

之感非自鳴也既字無愈年二十有三讀書文學十五年言行不敢戾

於古人或無有字三或作二讀書學文十五年公與邢尚書七

意固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固或作伏惟閣下昭融古

之典義舍和發英作唐德元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刻心悚

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和或作華元或作臣徒以獻策閣下方勤

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于鄭之逆旅

僕或作僅逆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退作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上或無之字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

上考功崔震部書

或作上考功宏詞官震部崔負外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

進之門迺與群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為

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失一行字或如執事者不以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

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

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不知其人上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

守異於人人句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廢上或有

之字不疑當作必。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稱曰  
今按人字屬上句。其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  
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不言  
不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入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  
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或無其字固上或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  
實與華違行與時乘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  
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竟非或作僅凡在  
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或無譽字  
或無始者謬為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  
時而偃仰一室庸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  
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未上或有又字或無夫字天竟欲事干謁則  
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上或有夫欲學為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  
不成有為字卒或作則徒使其躬僂焉而不終日其躬公公如此而

而諸本作如蜀本而今本皆以表記語刊作如然不知古而  
如同意此語不當以如似之義讀之唐人惟韓柳知此子厚答常中  
立書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與公此文是也董彥遠曰春秋書星隕如  
兩左氏室如縣磬是皆以如為而風俗通國人望君而望歲鄒陽書  
白頭而新是皆以如為而風俗通國人望君而望歲鄒陽書  
如張亦作艾而張今人所用漣師效之李善文選乃連而也實用易  
之泣血連如為義去古益遠字義多失惟韓柳文時見一二因為詳  
之說然陸德明論當時語音之失有曰北人則如如靡異蓋不以  
然也然則此而字須讀為如乃為正耳董引室如如縣磬乃據左傳作  
作縣磬而杜預注云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蓋故其說如此國語則  
而杜氏誤解國語則正作磬字而韋說得之董是以勞思長懷中夜  
起坐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求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  
進今之人日已退常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為學既已大成  
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  
成人自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何上或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謂死而不亡也已或作忘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  
之取名致官而已違問上或無其字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

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

亡位或作官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為晚

哉今下或有年始字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

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為知己者之報執事

以為如何哉其信然否也為如或作謂如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儼屋賃僕

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

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

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

敢以默執事下有者字愈下無也字顏色言語又懼執事多在

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

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至下或有於字期下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此篇有之今

與少室李拾遺書諸本室下有山字李下有勃字從蜀苑

士新書云洛陽令誤也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無此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

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拾遺公新書作

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大小舉正作

或作自即太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施者新書作凡

所出而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

草或作山人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

力而至者愈作某花作于無世字非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

之姦不戰而拘繫疆梁之兇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

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新書無自字視或

作與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亨之斯無

時矣若上或有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

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或無足

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關遺利

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傾刻以冀遺二字利下或無加字加

於新書作加于垂下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

亦無於字傾或作頃即字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

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則或作即新善人斯進其類

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為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或無

也或作者。今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

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人庶或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

於孔子之道幸甚遠新書作諱

答劉秀才論史書蜀苑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無此九字或有某月辱問見愛教勉以所

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為或後之

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或復出實錄二字然此尚非淺陋

偷情者所能就况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管衛陳宋齊楚卒

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或然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

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死和帝永元初洛陽令和毓以事捕

瘦孟堅死獄中故云。使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

習鑿齒無一足義陽大說之與諸鎮書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獲

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赤或作赤族二字大或作天夫為史

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

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

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司馬遷傳卒上無須史之間

也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或無就字敦率

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

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



功役也他上無上字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

惡隨人所見傳聞或依其者附黨憎愛不同巧其語言鑿空構立善

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乎字無若

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慙愧若有鬼神將不禍人僕雖駮亦僉知自愛

實不敢率爾為也自心上或有可字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

磊磊軒天地决不沈沒或無聖字從文苑決下有必字又云國

或作扶地今按古潮本軒亦作撤而無必字蓋因椰子厚書云所

從潮本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

去必字將必或作必將愈再拜

足下亦宜勉之或脫不在二字

與大顛師書此書諸本皆尤唯嘉祐小抗本有之其篇次在

首今從抗本附此而名篇從又注云唐元和干

四年刻石在潮陽靈山禪院宋慶曆丁亥江西袁陟得此書疑之因之濠州謁歐陽永叔求叔覽之曰實退之

語它意不及也畧載其語又錄歐公集古錄跋尾云

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予以集錄古文其求之傳蓋久

而後獲其以繫辭為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

宜為退之上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

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為國子祭酒迂兵部

侍郎久之始迁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為韓吏部爾

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謬為爾

爾又注云今石刻乃元祐七年重立又云按公三簡皆

邀速常語耳初無崇信佛法之說妄者旁沿別誤答問等

語以肆誣謗要當存此簡以解後世之惑今按

知何人所注疑表自書也更以跋尾參之其記歐公之語

不謬矣而東坡雜說乃云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

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鉅

退之家奴僕也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

求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求叔矣蘇公此語蓋但

見集注之出於或人而未見跋尾之為歐公親筆也二公

皆號一代文宗而其去取不同如此覽者不能無惑然方

氏盡載歐語而畧不及蘇論其所可見至呂伯恭乃於文

鑑特著蘇說以備乙覽則其同異之間又益後人之惑矣

其間語意一二文勢抑揚則恐歐表方意誠不為過但深味

或疑故但取其所能察其為誤而未暇及其所可疑蘇公乃竟其所

各疑然亦不能察其為誤而未暇及其所可疑蘇公乃竟其所

不能究其本根其附歐說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為可信

其主蘇氏者亦未必果以其說為然也徒率其言以為可信

公解紛若有補於世教故特表而出之耳皆非可與實事

而求是者也至如方氏雖附歐說然亦未免曲為韓諱殊

不知其言既曰久聞道德又曰側承道高又曰所示廣大  
深迫非造次可論又曰論其宏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  
之意邪韓公之事余於孟簡書蓋已論其詳矣故不復  
論特從其後且載此三書於別集并錄歐公二語而附錄  
如左方以為後且為全載書文於此而考其同異訂其  
人之所無疑者以此觀之則其決為韓公之文而非  
疑傳寫之訛而歐公所疑官稱之誤亦為得之但意猶  
恐當時既謫刺遠州亦未必更帶侍郎舊官也方所駁  
世俗偽造誣謗之書即今所謂別傳者洪氏辨證云別傳  
載公與大顛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  
又為公與大顛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  
君平自言年二十三四時戲為此文方氏人云周端禮曰徐  
安國自言年二十三四時戲為此文方氏人云周端禮曰徐  
徐作無疑矣但君平字安道而方氏安國未便知其為  
否耳然靈山石刻張繫所撰其間載韓公問大顛云西國  
一真之法何不教人顛云教人達性離無明貪嗔驕慢不  
生嫉妬此亦釋子常言初無難解但韓公素所未聞而顛  
中其病文雖不盡解而適亦有會於心耳又載韓公青云  
人生貴賤各有定分何得以三塗之說誑人而顛答云公  
何不常守侍郎之任而來此為官耶  
則恐其有謬誤或其徒所附益也

愈啓二字無此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伏下或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  
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切之意此下大率多從石本云緣昨到

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為多幸無尚能已帖縣令具人  
船奉迎日夕瞻瞻帖作貼久當作夕不宣愈白據石本無愈白

具銜姓名下云上上顏師四月愈啓二字無此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容

二日却歸高居亦無不可旦夕渴望初本無尚惠以下二十七字而至此一

間一訪實謂幸也十八字今按不宣愈白初本無尚惠以下二十七字而至此一

愈啓二字無此惠勾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迫非造次可論

見邪邪而無終而二字大抵石本亦自多誤也後放此如此而論

讀來一百遍凡鄙蓋指此等處耳不如親見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

凡鄙者然觀字乃木之闕文面字乃問字此句來清明旦及不甚  
之設筆而又脫去曰頽色隨易了六字耳已見上愈聞道無疑滯行止  
執儻能乘閑一訪幸甚旦夕馳望篇此不復出愈聞道無疑滯行止  
繫縛苟非所戀者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異此從公語從但郭作今  
石本止下有所字縛下有愛亦字所下無亦字及則字而著字下復  
出著字及與字異下有邪字比皆非是其用邪字心不當律令亦所謂  
凡鄙者也但或疑非字下當有七字言於行止繫縛若無所戀者則  
靜開一教語尤明白三或又疑非當作有則語意實主尤順然未知  
孰是又諸本皆無大顏師論其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具  
不致輒增改也無自激脩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似然細  
義字賦作州無考之與下文敷修行四字皆可疑又以此為矣而非非通  
道四字屬於行字之下又以獨為自而立下有為字皆非是勞於一  
來安於所適道故如是於石本考之乃如此然則方之所考亦不詳  
矣蓋適猶便也與唯適之安之語用字畧同言一來雖勞而既來則  
當隨其所便無處不安也道故如是即所以結上文道無疑滯之意  
亦以如為此不宣愈頌首同但云大顏禪師七月十五日不知韓公  
之於大顏既聞其語而為禮益恭如此何也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并詩

韓曰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俱文珍為觀察推官文

珍將如京師作序詩而送之  
不入正集李漢以文珍故為公諱耶  
此序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屯兵十萬連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負齊楚  
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鈇鉞  
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屏翰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  
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為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  
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  
笑危疑以平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危疑十三年春  
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可歌之也於或  
或無命其屬咸作詩以浦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或作問冲天鵬翅闊報國劔鋒寒曉日驅

征騎春風詠采蘭東哲補亡詩曰浦彼南誰言臣子道忠孝兩

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無浮屠字縱  
下有上人二字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字非是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為文又上或字浮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來始不蹇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衣或作裳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為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獨或有作植有中或或有可字乘閒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惜惜乎深而有歸或無乘閒致密四字而有及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為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疑其去也風休方懼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蓋賦詩以道其行

與路鵠秀才序

方云送路鵠送別二序語意無倫脫誤不可讀如曰自河南令為博士於公所歷官次亦

贈別序

說已見上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方云直諫表論顧威狀種蠹議毛仙翁序皆最末見决非公文如抗本之有外

集者表狀亦不錄足以知其果為也。今並從方本刪去

通解

通解通解之乎者也下皆未當此雖少作然亦本訛也

今之人以一善為行而取為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他下或有人字。今其豈非亂教賦名之術歟亂或作害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地字非是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為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為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况其小者乎或作焉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為之師也為之或作之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觀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就下或有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况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由龍逢為之師也忠之有其字自周之前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周或作

以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膏薇逃山而死之下或有人字服或

况其小者乎故或作於是義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

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為師於百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存狀

持天地功亦厚矣或無百字存下或有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

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為用或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

安用死為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用餓為和光而同塵若然

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為

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人者哉

無則字必字謂偏作為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為弊也且古聖

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而有通字今恒人之言通

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

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古之今之下將欲齊之者其不猶於

糞丸而擬質隨珠者乎或無其字或無不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

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亦亦知其不能也或無亦字也曰爾尚

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無一字豈不由聖可慕而

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也邪字下句也字却當作邪今之人行

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夫古人之進脩或幾乎聖

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耻乎力一行為獨行且曰我通同如聖

人進脩或作中人非是我下或有周字同字疑衍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

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為通解

擇言解此篇雖曰擇言甚於水火然曰知理者必擇於

言則未嘗欲人緘嘿苟容而已不然則幕中之評臺

中之辨公豈遂忘言乎哉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

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乎作於無水發於深而為用且遠

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為

能

能

能

能

能

患矣乎言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

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燭

能使不陷於灰燼矣階或作階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

仆於波濤矣無而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亦鮮

矣於過或作其失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為慎而甚於

水火言上無其

鄂人對曰新史孝友傳云唐時陳穢器注本草拾遺謂人

鄂有以孝為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鄂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瘵大

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為

後勸孝下為字疑術又疑是而字其門或無其字以鄂大夫常曰他

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是未聞毀傷支體以

為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或無愈字或無止字母下十二字○本作

是事字按下文又有未聞字此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

也聖賢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為不孝得

無甚乎而此句上或有此字○今按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

之所宜為竭足為異乎苟或作若合下疑既以一家為孝是辨一邑

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

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

斯為為勸已知非是而希免輸者乎生之劉仲拙謂之當作

不以毀傷為罪滅絕為憂不甞於市而已黷於政况復旌其門為憂

其憂

河南府同官記無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

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無下公字

非是群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

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百下然而河南同時於天

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或無同時二字然河南同時於天

官或戎馬之盛則此處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

故相國范陽盧公適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

公餘慶下相國上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

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相國今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

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故下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

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

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

為宰相中為或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

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行

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

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在上或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

行茂于宗事脩于官嗣紹家烈不遺其先作帥南荆厥聞休顯武志

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亦或作打故好語故事者以為

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借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

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

初也或無官職字分則屬之下文而無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

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無有方於時河東公

為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時或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

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我士十萬其官宰相也

留守之官君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

衙之守下江陵故楚都也我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

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宣城驛作宣城驛記下或

此驛置在古宣城内驛東北有并傳是昭王并有靈異至今人莫及

城內下或有復出宜驛前水傳是白起堰山下澗灌此城築楚人多

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有蛟害人漁者避之或脫堰

上或有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有舊時高木方株多不得其名

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竹或無昭字始於太傅帥襄陽遷宜城縣

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或無昭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

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

也後或其內處偏高廣負八九十畝號殿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或

作或朝多輒可為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音氏甄氏於小城北

立壘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逢以學行為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

日題

題李生辭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非是

下邳貞觀中屬泗水和中屬徐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

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

之為交何其近古人也近下邳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

汎舟於清冷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丘東望脩竹園入微子廟求

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陛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

已久立或作州非是庶陛間或作腐下或作腐下陛隴西李翱太原

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隴或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

書

除崔群戶部侍郎制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群體道履仁外

和內敏或作內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

比參密命弘益既多及貳儀曹升擢惟允邁茲令德諒然休毅或

選賢與能于今雖重擇才均賦自古尤難難作盛均或作經往慎乃司

以服嘉命可下或有

云七字



祭董相公文

祭下或有汴州字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巳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  
 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長源  
開國或作吳郎或無食邑三百戶字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待御史孟叔度  
 觀察支使監察御史襄行立穎觀察推官守祕書省檢書郎韓愈等  
 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書右僕射平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  
 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氣叙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于  
 雲瀆水于坤蕃昌生物有假有因坤或作神馬生或作生慈天捲唐邦錫之元臣  
 肫肫元臣其德孔碩肫肫或作肫肫不諂不笑不威不赫不諂不笑或作不諂不笑或作不諂不笑  
不諂不笑或無不笑二字而連下文不威為句下文其敵下別出不讐二字與士求字叶不求其盈不致其敵盈作  
 用爰立作相許謨實勅立作初出若無辭疇德之聞德或作得帝念東土公  
 其來撫乃守洛都乃藩浚郊迺去厥疾乃施厥膏不知其勞鰥寡以  
 饒維昔浚郊厥亂維舊舊或作若亂維舊或作舊或作舊或作舊有校有狂其群孔

醜公其來矣為民父母為民或作非是父誨其義母仁其愚既變既從孰  
 云其初孰云或作親去或作親云非是自邇徂遠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  
 今不歸誰佐天子公既來止東人以完公既來止今依行狀更定  
 公既歿矣人誰與安濁流渾渾有關其郭填道歡呼公來之初今公  
 之歸公在喪車旨酒既盈嘉肴在盛嗚呼我公庶享其誠尚饗

雷塘禱雨文

此篇乃柳子厚祭石君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宋景國子博士韓愈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石三學士之靈敬字無惟君學成于身名  
 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見人或作知命或作無命或作無命不事顧讓以  
 圖就功如何奄忽求喪其躬此四字或作以喪其良能下或有知微  
何害。今按諸本皆無文。疑不近據。曰景與愈與游為父愈下有也字為父作日久  
 自君之逝相遇輒哀傍無強親子孩妻姪或作推方云姓古文敢忘

分癡念力未任客葬秦原孤鬼誰附真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房次卿字蜀客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使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

極前方無維某字俞嗚呼君迺至於此吾復何言於此或若有鬼神

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君上或有房字尚饗

高君仙硯銘并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聳內發墨色

幽音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于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方云

武紀出大寇舊有天馬種鬚石汗血類曰踏石

高君畫讚此篇方從蜀本錄之今按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源卷璞含白瑳瑳遺紙

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

以政刑也齊上或有而字或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無則字或無禮字由學校師弟子者

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

司者百十年間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

鹿鳴之歌唐制鄉本試訖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

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無目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

戶萬有餘豈無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

學爾或作耳又或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

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師下請設海陽縣尉為

衙推官或無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

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舉或

直諫表方本無說見弟

論顧威狀

同上

順宗實錄

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方本不載實錄云諸本順宗實錄皆以附外集然李漢序謂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則知實錄固不必附也口今按李漢之說據當時而言之似未為失然其為害已足使筆解之逸無復真本實錄竄易不成全書是則皆李漢之為也方氏不察而從其說既已誤矣况今去公之時又益以遠此之當日事跡又大不同故其片文隻字名為公之作而不可知其非偽者皆當收於使無失墜乃為真能好公之文者固不當以一時苟簡之論為限斷而直有所遺也故今於實錄姑仍外集而詳加校定庶幾猶足以見公筆削之大指云

史臣韓愈撰

或無此五字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

德下史有弘道二字

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

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曆十四年封為宣王建中元年

立為皇太子

史云大曆十四年六月進封宣王十二月乙卯立為皇太子

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

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頴書德宗之為

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聞上常親

執弓矢率軍後先道衛備嘗辛苦會或作倉上之為太子於父子間慈孝

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為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為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懼懼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極論德宗怒其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景甲上即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祗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與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冰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

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戚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為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為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含元殿至日蓋甚四十一字中云德宗不豫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卧病不能侍德宗亦思見太子涕咽久之二十三日上知內外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伾下或有復出伾字王叔文以基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基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

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詔下或無召字或無決字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為副使宗正卿李紱為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為鹵簿使或無兼字或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以來或我國家列聖亦克脩奉罔或有違况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群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為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 孝慮陛下悲哀不即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

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

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

下君憂過禮群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為皇帝舉

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

伏望為宗廟社稷割哀強食 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其諸

待詔三十二人三或作四初王叔文以蕃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

亂罷之 巳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

或無使字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

故寵之 辛亥卯史作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賜紫侍即史作郎中左丞初執誼為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

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為相 乙卯太

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園鍾之均六變天神皆

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

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

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俟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

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詔下或有詞一道字曰下

道王比年旱歉先聖憂人特詔逋科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

微利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或作賦或作賦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

辜斃蹈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

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

恃寵強悞不顧文法文或作乃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

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即是租稅

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或無字優人成輔端為謠

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誅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

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

遂奏播為三原令廷詔之原或作泉非是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

朝廷畏忌之陵或作凌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微之如初勇

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閒道

獲免壬戌作寅史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

常侍依前翰林待詔書或作讀依前翰林待詔史作充翰林學士

上則此當從是蘇州功司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

負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網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

馮伉為兵部侍郎以兵部負外郎史館脩撰歸登為給事中脩撰如

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

有才行蕪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為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

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

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

外物下或貞元末以官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

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關坊闕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歛

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

物買人直數千錢物其論疑當仍索進奉門戶并腳價錢將物詣市

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

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絕與給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

夫涕泣以所得給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

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

已遂歐宦者待或作得有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

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

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

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

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有姿貌者以  
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地上海字恐誤或賣產業是本文後改直  
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為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  
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  
奉鳥雀痛歐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  
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歐罵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  
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  
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  
悅春或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  
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息澤其後益甚歲進  
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  
乃罷遂或作非是命左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  
部員外熊執易為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羅且冊立

新羅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干為副 二月庚午朔出後宮  
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為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  
別駕姜公輔為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為忠  
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  
史韓皋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  
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  
復叙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士君  
子惜之聞下或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送于九  
仙門百姓相聚謹呼大喜 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  
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為浙西節度檢  
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  
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  
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為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

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  
 賜如故賜如或作餘如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  
 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  
 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  
 除之為副以專之籍更作籍或無籍字除之疑當作除已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為  
 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鄴為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初叔文  
 黨數人貞元末已為御史在臺至元衡為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  
 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  
 不為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奕寅制下或有日字門下侍郎守吏部尚  
 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  
 可官吏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  
 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癸巳詔曰萬國  
 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

也廣陵王其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訓  
 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績丕緒  
 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棗盛爰舉舊章俾膺  
 茂典宜冊為皇太子改名其仍今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  
 從水傍享至冊為皇太子始改從今名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  
 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  
 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  
 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巡慙被竟起迎  
 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瑒瑜皆停筯以待郢下有鄭字或有報  
 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閣中矣伏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  
 叔文執誼莫敢出言或無不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  
 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  
 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  
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  
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  
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巫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為皇  
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續洪業逮  
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  
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  
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欵時上即位已  
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咸言王伉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  
說又屬頻雨皆以為群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夕雨乃止迨行事  
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為天意所歸及觀皇太子儀表班  
行既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  
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

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  
奉若不訓憲章前式惟恐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七曾以奉  
案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  
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  
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上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  
子為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  
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  
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  
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  
卹 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為郡王 癸酉當作贈吐蕃弔  
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脩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  
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詼諧七登文學科為聰明  
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為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曆中江

東觀察表薦之

江或作浙

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脩撰貞元初

為太常博士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為判官

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迴紇子薦以祕書少監

持節為使還久之遷祕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為二部侍郎

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其柩辟字前

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

服圖記寓居錄靈怪集等 景寅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

冕久不遷欲立事迹以求恩宥立或作以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

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產令吏牧其中收或作牧羊大者

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苦之遠近

以為笑至是觀察闕濟美奏罷之 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殺

人者可或作所五月己巳史作戊辰以杭州刺史韓臯為尚書左丞左或作右

辛未史作戊巳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

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

為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為行軍司馬專其事主或作在甲戌

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

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改為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申史作丁丑以萬年令房啓為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

之黨因相推致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或無叔文以為容管經畧使

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脫不得荆南即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久

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

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負外司馬鄭餘慶為尚

書左丞是日史作癸未乙酉以尚書左丞韓臯為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

以尚下任頗以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臯從弟睦

幸於叔文以告叔文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職如故

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官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即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即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笏賜登而叔文不

受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今按而叔文下數句重複不可讀疑因後母之例也蓋上文已有俱文珍等惡其專權之向則此不當更有文珍等所惡五字有不需字即不當更有獨不得賜四字若并此九字即上不當有不需字且此文珍等字上亦合更有脫字該誤甚明今當削去文珍等以下九字則語意明白無復可疑矣 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狐峒為祕書少監峒國子祭酒德蔡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為賢為禮部脩史引峒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曆八年劉晏為吏部尚書奏峒為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峒之判南曹晏為尚書楊炎為侍郎峒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峒為禮部而炎為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炎嘗

出杜氏門下託峒以封峒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

一字峒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峒賣之署名屬峒峒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即炎當害臣知或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柰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為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為相以左庶子史館脩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

慶爭競細碎數侵述慶述慶長告以諫不欲爭告謂長假也 泌卒實參為相惡其為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峒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祿首屬

戎器或無祿字或映以為恨去至府奏峒舉前刺史過失韜不得真 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即位以祕書少監徵未至卒峒在史館脩文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峒時為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獎元和三年以脩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是月

以襄州為襄府被元和郡國志作襄陽大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

縣

六月乙亥或敗宣州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

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

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敗焉

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特劉闢以劍南節

度副使將章阜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

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其

或作使關與其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

去至聞士諤遂逃歸尚下或有以字一或作賊左散騎常侍致仕張

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

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為

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穎川界為盜所奪萬

福使輕兵馳入穎川界討之入穎川或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

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

萬計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

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果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

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果聞即提卒

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

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

累卿以許果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果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

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果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為和州刺史

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果懼移軍上元果至楚州大掠節

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果為其將康自勤所逐勤或作

自勤擁兵繼掠循淮而東權或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

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獲致其家女或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

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或因李正己反將  
斷江淮路令兵守壩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  
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  
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為杜亞所忌徵拜左金  
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  
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  
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  
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癸丑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垍嚴綬表  
繼至悉與臯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  
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  
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為翰林學士遷祠部員  
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播擢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

皆出於贄一日或作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  
嗟嘆不能有所助常於德宗言方令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  
心昔成湯以罪已致興後代推以為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  
復其國至今稱為賢者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  
為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  
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為德宗克平  
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瓜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  
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  
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為相竇參深忌之贄亦  
短參之所為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  
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為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  
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  
書多不了尋勘真偽紛雜吏因得大為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

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負為三分計  
闕集人以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為常州刺  
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為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  
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  
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  
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颺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貶德  
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  
贄焉似武當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  
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  
贄之不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  
職姦巧怵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  
趙璟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譏或作談戰  
彈或作彈戰延齡益得以為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

贄相以為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按中滂充皆以論裴延齡  
上文不言其所以得罪之由蓋贄備也言事者皆言其短贄固畏懼至為賓客拒  
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早德宗數獵苑中延齡流言贄等失權怨望言  
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  
其事柰何以搖動群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  
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  
歸由是貶贄為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  
城等救乃止贄之為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  
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人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  
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贄居  
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  
今名方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  
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 城字元宗北平人代為官族

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為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

一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州非是遠近慕其德行來學

者相繼於道間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為相舉為諫

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

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想或作相非是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

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子或作非是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

飲人莫能窺其意牟或作密二字或作密二字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

今按此二句亦衍一句疑亦以脩改重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輒或有一

坐字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

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

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

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揀長者候其

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譏毀陸贄等坐

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開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

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

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

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

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自臣或言遂編拜城與仲

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也字已而連呼太

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

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

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寧有

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諱約者嘗學於城狂

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帶更縱求得城家縱疑當坐吏

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黨罪人出於道

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畱住數日吏遮止

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賦稅或作稅賦觀察使數請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番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或作或作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或作男或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昇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詎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并社佑請起叔文為相且總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

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有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 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為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為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群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群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為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誼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推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為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臯裴垍嚴綬等戕表垍當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詔或作詔又下



制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拜 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或作然今從史而天祐匪降匪史疾恙無瘳今從史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祗懼惟懷求圖惟懷史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睿哲溫文寬和慈惠慈史孝友之德愛敬之誠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愛敬或作敬愛或作仁愛今從史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未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勅稱詔所司擇日行冊禮求貞元

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詔曰有天下者傳歸於子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為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今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仍命下二十一字史無國有大命息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 又下詔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脩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祇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杖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宜之號位或作位號良娣可冊為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為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

任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負外置馳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  
以基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宮  
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為上言其可為將其可為相幸其日  
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贄呂溫李景儉  
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為死交而凌準程异等  
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  
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洞相  
善數遊止按史王仲舒下更有韋成季三字今詳下文正買得召見  
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  
朋黨事宜少誠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為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  
雖為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遊無度  
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任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  
首用韋執誼為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日夜群聚

備或作崑一任以待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襲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  
上或無至字任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襲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  
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任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  
林而任入至栢林院見李思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王任主往來傳  
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  
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  
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喜上或常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  
出師未用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按杜詩因歎流涕聞者感竊  
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為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  
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  
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  
悟兵柄為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  
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不至者韓泰曰叔文計無  
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

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皆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任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竒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毋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為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墀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 執誼進士對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為翰林學士受財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已或擲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為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也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為異同蓋欲曲成兄弟爾約或作終非是弟疑當作事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當不自

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為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史作寅下同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永貞二年元非是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聖文德獨超乎希夷疆名之極猶存乎用象疆或作非是豈足以表無為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者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績皇極膺千載之休曆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數本示儉慶裕格天政有二恩翔春風仁育群品而功成不慶褰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

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  
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求  
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未極微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  
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曆以播  
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  
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詔曰  
朕聞死生者物之大歸脩短者人之常分作閏或古先哲王明於至道  
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  
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朕自弱歲即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  
痾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  
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勤于萬機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  
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願

後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之重軍國  
之殷續而承之不可懸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

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

五或作三非是

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

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  
食肉官中當臨者朝脯各十五舉音非朝脯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  
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終終旬  
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况漢魏二文皆著遺令  
未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為  
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君之禮君或作非是布告  
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  
曰順宗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傳

新書本傳

今以李翔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洪興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松卿增攷年譜考其同異詳畧附注本文之下以見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

宋景文公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

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李白作文公父仲卿

人而公常自稱昌黎李翱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也然考漢書史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脩武即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荆州之南陽郡字與諸同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氏其一漢弓高族類當玄孫騫避亂居南陽郡之諸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純也四世孫安之晉負外郎二子潛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為玄龜太守二子都偃之晉負外郎即頴川生播徙昌黎棘城其後魏玄龜太守純也四世孫安之晉負外郎徙居九門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侯世仁泰仁泰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侯世撰而推則公固頴川之後世嘗徙昌黎遂附新安之說獨以備陽為均州

小有不同耳及其辨考二善而見公世系之實則遂韓匡不致後者  
仲卿會愈之名而直以爲不考今固不得而據也唯方密增致  
引董道說以爲名而直以爲不考今固不得而據也唯方密增致  
論南陽則又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  
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七年乃以漢南陽之四縣入河  
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爲孟州今河南府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  
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學之則知公爲河內之南陽人其說獨爲  
張籍祭公詩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縵穀則必以地近而後韓氏居  
得之公此則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縵穀則必以地近而後韓氏居  
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稱亦若其所謂去指鄆州爲鄉里也方又引孔  
是時昌黎之族頗盛故隨之亦若其所謂去指鄆州爲鄉里也方又引孔  
龐西徙不慮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遠指鄆州爲鄉里也方又引孔  
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王經以爲公生於河中永樂今永樂猶有  
韓文公則其說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誤斷可識矣愈生三歲  
之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媿鄭鞠之三年戊申三歲而孤見蔡  
便文及乳母誌會事見盧東美誌又云攜史大曆十二年夏五月起居  
宗之宗舊史以爲從父兄誤矣又云攜史大曆十二年夏五月起居  
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卿宗元先友記云會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  
以故多謫會既卒公携家比婦韓會河陽建中貞元間復避地於江  
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見歐陽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  
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某今按復志云

賦云值中原之有事弓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也於講習考擢進士  
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爲學正在就食江南時也  
第詞答崔立貞元三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蔡老成文歐陽哀  
上耶君牙書唐科未有送齊暉序八年壬申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見  
詩公名在榜中見與陸負外書舊史云大贊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  
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而自振於一代伯  
舉進士投文於公知間故相鄭餘慶頗爲名譽由是知名是年有爭  
臣論九年癸酉傳學宏詞試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見  
上者功崔震部書及與韋舍人書十年甲戌有省試學生代齊過論見  
方政此議當繫十一年試宏詞下未詳是年否  
崔立之書有三上宰相文有贈張童子序十一年文又試宏詞見答  
既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祭田橫文○今按八年以後  
此年以前又嘗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  
定爲此年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  
六月誤矣  
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  
鯁言無所忌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使受命遂行  
即爲觀察推官董晉行狀云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秘書省省按書  
士從重晉平汴州推官舊史作三十有一而仕神道碑云十四年用進  
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攷蜀本樊本無三

十一而仕之文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卒之年逆數之亦  
當以十四年正月三十一歲為歷官之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  
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無攝節要掌書記前此不當以命下之  
猶未下也計必是年命下故碑志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  
為疑也其今按公入汴之四年洪方得之碑志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  
日言之亦未為失但云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及二狀  
序亦在十二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及二狀  
二史通鑑為正持正狂躁其致之或有未審不足據也舊史之作  
官則程記已辨其非矣。洪謂又云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有復志賦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詩水門記揚志賦  
奇碑十五午卯董晉行狀云二月三日丞相薨公從喪行四日而  
汴州亂有汴州亂至洛還孟津渡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州節  
趨彭城建封居之於符離唯上及秋將辭去建封奏為節度推官試  
度使張建封居之於符離唯上及秋將辭去建封奏為節度推官試  
協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師見歐陽哀詞是年有此日足可  
惜汴西交疏詩答李朝書上建封書論景入夜歸事後又有諫擊越  
書賀白兔狀徐泗豪節度掌書記所居石記崔翰墓志十六年庚辰春  
公朝正回徐有歸彭城詩夏去徐西居於洛陽見孟東野書及題下  
在李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秋辭去而題李生壁在五月十四日  
則不合雜建封而已去徐矣舊史亦云公發言真率無所畏避豈竟以  
徐君亂見白樂天哀三良文在洛有與衛中行書冬公如京師調四  
門博士川薦侯喜狀將歸有贈孟東野房蜀客詩是年有送李愿歸  
盤谷序李楚金墓誌公自去冬參調竟無所成而歸今年冬舟往  
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為博士日嘗謁告歸洛因遊華

山即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陁者也李肇國史補云  
愈好詩與客登華山絕峯變不可返登狂擲笑為書與家人別華陰  
公詩則知國史補乃沈顏作聲書以為肇妄載豈有費者輕命如此考  
彈琴亭與崔群書施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  
士巧墓誌馬彙行狀

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時有齒落矣

揚兵曹陸欽州修詩及與陳京給事書禘洽議論權御史有齒落矣  
墓志又上李實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  
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蓋公自貞元五年從鄭滑間復來京師至  
此十五年矣實錄於實錄之不餘力而此書乃感鄭滑間復來京師至  
可曉也方致唐制凡居官以四考為滿公在官逾年耳不知何故而  
罷也而後文行狀墓碑皆言選授四門博士在官逾年耳不知何故而  
稱前官又文行狀墓碑皆言選授四門博士在官逾年耳不知何故而  
也考是歲七月公猶任博士乞免傳選狀謂臣者是固宜罷御史而此  
以年不任宰相之由不可詳究然恐不至於媿實以未進也或云德宗  
未也然公天旱人所取信者李實實執諫輩耳公蓋未免於身以伸  
獨於此書抵牾如人狀專指李實而言其脩實錄又於實一碑不怨  
十九年實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洪雖以再至言之其  
實率合也併誌所疑以或知者。洪謂又云是時有詔以旱飢蠲租  
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  
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譏中下根本民急如  
臣李實也見進學解及孫張署文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  
市之弊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之被絀坐論此兩事也方攷云公

陽山之賦寄三學士詩敘述其詳而行狀但云為幸臣所惡出幸陽  
山神道碑亦只云因疏闕中早飢狀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論宮市明  
矣今公集有御之墓論天旱人飢狀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論宮市明  
不應公集論而公詩云或疑狀上疏與劉或慮其言則也然行狀且謂  
為幸臣所惡而曰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其言則也然行狀且謂  
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其言則也然行狀且謂  
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猜畏彈射斥遂恣敗詎  
是蓋為王叔文事執誼等所排矣德宗晚年幸王之黨已成是年補  
關張正買疏諫它事得召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斥意公之出有  
類此也憶昨行云不考甚特無所歸咎州城雖得赦宥常恐清是其為  
等所排也豈不明甚特無所歸咎州城雖得赦宥常恐清是其為  
事言之非也又冬未敗官始未故為申及之。疏耳洪兼宮市早飢兩  
蓋以十九年冬未敗官始未故為申及之。疏耳洪兼宮市早飢兩  
映和張十一功曹送劉生謝李貞外諸詩及別陽山時有同冠峽貞女  
南亭區中燕喜亭記改江陵法曹參軍。年乙酉正月丙申順宗即  
書王弘中燕喜亭記改江陵法曹參軍。年乙酉正月丙申順宗即  
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貞元。年乙酉正月丙申順宗即  
抑財徙江陵府法曹參軍。年乙酉正月丙申順宗即  
河南通官。年乙酉正月丙申順宗即  
三月至秋未。年乙酉正月丙申順宗即  
諸詩自湘至衡有合江亭及謂衡岳詩自衡至潭有陪社侍御遊  
湘西寺及湘中諸詩自此及洞庭有阻風贈張十一詩至岳州有別  
實司直詩及湘中諸詩自此及洞庭有阻風贈張十一詩至岳州有別  
和亭上李巽赴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三學士詩又有送孟官亭荆潭唱  
蓋是年作所評謂幕中之辨蓋講在徐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  
州時臺中之評謂幕中之辨蓋講在徐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

都三歲為真

即位之踰年也。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  
花寒食出遊夜歸贈張十一鄭群贈筆答張徹詩六月身江陵有李  
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游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  
南諸聯句及祭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與公有爭先  
聖德詩并釋言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與公有爭先  
者備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問况妻韓氏墓  
誌乃云從兄俞卒開封射愈於時為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  
於開封界中教畜之飛語即擇言所解之諺而竟不能解故以兄喪  
為辭而求去耳時宰相鄭絪翰林舍人李吉甫裴鉞也公以夏承  
京東都去耳時宰相鄭絪翰林舍人李吉甫裴鉞也公以夏承  
書盧於陵墓誌三年戊子改真博士見行狀有酬崔十六少府及東  
都遺春詩與少室李勣書裴復墓誌新史勣傳云洛陽令也改都官  
愈遺春詩與少室李勣書裴復墓誌新史勣傳云洛陽令也改都官

負外郎即拜河南令

守東都省神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  
祠部行狀新舊史皆云負外郎送李正字亦但云都官郎中分司判  
也方故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辭亦作負外郎。云都官郎中分司判  
碑云歸誅其無功曹使司京師禁觀寺尚書斂手夫職先。云都官郎中分司判  
之與宦者為無功曹使司京師禁觀寺尚書斂手夫職先。云都官郎中分司判  
官更判不見為惡言罵辭根籍公牒乃正浮屠守歷官。云都官郎中分司判  
微與實章尋劉尊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李翱詩侯參謀和。云都官郎中分司判  
薛公達文并墓誌京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李翱詩侯參謀和。云都官郎中分司判  
南縣令神道碑云魏郵幽韋夫人墓誌河南府同官記五年庚寅。云都官郎中分司判  
者先生將適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使俟令其發畱守尹大恐遽相問

者先生將適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使俟令其發畱守尹大恐遽相問  
南縣令神道碑云魏郵幽韋夫人墓誌河南府同官記五年庚寅。云都官郎中分司判  
薛公達文并墓誌京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李翱詩侯參謀和。云都官郎中分司判  
微與實章尋劉尊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李翱詩侯參謀和。云都官郎中分司判  
官更判不見為惡言罵辭根籍公牒乃正浮屠守歷官。云都官郎中分司判  
之與宦者為無功曹使司京師禁觀寺尚書斂手夫職先。云都官郎中分司判  
碑云歸誅其無功曹使司京師禁觀寺尚書斂手夫職先。云都官郎中分司判  
也方故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辭亦作負外郎。云都官郎中分司判  
祠部行狀新舊史皆云負外郎送李正字亦但云都官郎中分司判  
負外郎即拜河南令。守東都省神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  
愈遺春詩與少室李勣書裴復墓誌新史勣傳云洛陽令也改都官



禁有使還為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韓愈果謀反東都將署  
留守以應惟蔡又有上留守鄭公啓時公以論事失鄭公意既令河  
南軍人改罪公追而拔之留守不悅公以故軍士莫敢犯禁疑鄭  
公卒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比也河南令舍也墓諸詩燕河南秀才  
送石洪序并詩及月蝕招揚之采河南令舍也墓諸詩燕河南秀才  
志墓遷職方負外郎公尚在河南有送窮文辛卯年雪寄盧仝誰氏  
子諸詩送溫造序乳母誌至京師有酬盧雲夫辛卯年雪寄盧仝誰氏  
望秋作石鼓歌復仇狀盧丞房武畢桐墓誌夫辛卯年雪寄盧仝誰氏  
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潤調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  
按其獄貶潤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  
覆問得潤賊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乙未以職方負外郎復  
為國子博士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使過華上疏理潤公自去去年以  
來未嘗出使或云不見治舊又作三為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  
士元和丙戌為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郎官下迂凡四  
官也若云云丙戌先言暫為御史繼言三為博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  
矣方攷云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置而為二其為博士實三  
也當作三為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置而為二其為博士實三  
其居官之久近為言忠當作年為是然亦未敢必也洪譜又云  
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達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

為患於是詔百官議華其弊方改以為此識在穆宗即位之初通鑑  
附之長慶元年秋為得其實今年初照此議也惟會要載元和六年  
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納錢五分量徵二分餘三  
分燕納實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况公六年二月尚  
在東都洪誤矣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既才高數黜官又  
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既才高數黜官又  
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  
洪譜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舊史云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  
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洪譜云九年甲  
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雷氏鄭魯神轉考功知制誥洪譜云九年甲  
道碑李虛中董道史館脩撰十一月戊午少考功知制誥是年有答劉秀  
考功郎中依前董道史館脩撰十一月戊午少考功知制誥是年有答劉秀  
之書田弘正書送張道士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  
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迴及寒食直婦  
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錄狀舊史云愈撰實錄繫簡不當叙  
事拙於取舍按退之作史詳畧各有其意前云愈撰實錄繫簡不當叙  
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性也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  
是年有與柳公綽二書論淮西事宜狀於見明年又有補職行賞表  
藍田縣丞廳記獨孤柳二書論淮西事宜狀於見明年又有補職行賞表  
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碑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  
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  
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

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錡素無狀愈

為文章字命錡謗語置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正月丙戌以考功郎

中知制誥武元衡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遺息其為儒甚大矣不可

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改其子時宰相

有不便之者月蒲廷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時宰相

吉韋貫之也其云月蒲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臺郎無所失鑿公以

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鑿公以

首爾其今按行狀通鑑○武備論准西事宜狀在去部待制而

乃在去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殺宰相事

言及則是在此狀不惟不在十一月正月之果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後

也故通鑑直以此繫於五月之下行狀敘事雖實而託言則誤碑文新

史固為失之今當以通鑑為正○洪譜又云是年有訓靈及度以宰

雲夫曲江荷花行周况妻韓氏墓誌王用碑科斗書後記

相節度彰義軍宣慰准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邊先入汴說韓弘

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以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

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

相居於鄭城軍出潼關公請先乘邊至汴感說都統弘心說用命

衆遂和公知蔡州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長元濟丞相未及行

而李翹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士為

公恨蔡州既平布衣相者以計謂公上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惟西

或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哉宜使韓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

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為書使相者神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止

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丞相歸京師以功遷刑部侍郎詔

公僕平淮西碑其碑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為示濟李翹功第一

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署公文命韓林學士

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教坊亭祭張署文并墓誌及東征征

還醜唱諸詩晚秋鄭城侯會繼句為刑部時有舉憲徵自代狀十二

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為詳定禮樂使奏韓愈李程為副是年有李惟

士駭奔走膜嘔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

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訐犴罪之誠

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

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

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

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

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

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  
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  
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  
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  
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  
四年己亥正月癸巳賊潮州刺史相疑馮宿草疏出宿為欽州刺  
史時宰相皇甫錡程昇也公之被謫即日道便道取疾以三月至  
據宜城驛記則以三月二十五日過官城據龍文則以四月二十四日  
江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五日許日而行三千里蓋龍水湍急故也方  
公之到郡實不知何月也况自詔至廣雖自順流而自廣來往動皆  
云謝表及祭神文皆止云今日也况自詔至廣雖自順流而自廣來往  
惠之潮水陸相半要非旬日可也况自詔至廣雖自順流而自廣來往  
則又似實以三月二十五日為是但與大顛第一書石本乃云四月  
今按道里行程則非三月二十五日為是但與大顛第一書石本乃云  
食曲河驛坡坎鄧州界過南陽隴關示姪孫湘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使君惠書過坡坎鄧州界過南陽隴關示姪孫湘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校雜賀冊尊號表是年七月己丑群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己巳集

童後改授召拜國子祭酒  
袁州刺史張使君二詩至袁有袁州刺史張使君二詩至袁有  
太后賀慶雲五表舉韓泰自代狀滕王均九月九月九月九月  
閣記乃云十月袁州刺史者蓋命下在九月九月九月九月  
君始復其舊也自表趨復其章綴者公為行軍司馬時賜金紫今有  
詩至江州有寄鄧州刺史李大夫程及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  
話歸云蕭頴王子存字伯誠為金部員外郎蕭二郎中蕭二郎中  
此詩晉百少時嘗受金部賞知及經江州周負外君巢二詩王東  
年有題廣昌館詩至襄州有醉中留別李相公詩以冬暮至京師  
夷難請因改元大慶遣使宜諭乃擇經畧使撫之又有柳子厚及  
孫容學官多豪族子慎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  
食相喜曰此不取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  
藉詩舉張惟素自代及請復國子監不辨莫矣公在國子有雨寄  
狀論新注學官詳薦張籍狀請上尊號表轉兵部侍郎在長慶元  
辛丑七月時有舉章顯自代狀李相敬文李相敬文李相敬文  
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宜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  
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

驅入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為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王廷湊命深州刺史牛元翼度深冀以討

之十月命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元翼為廷湊所圍二年壬寅二月赦廷湊詔愈宣撫歸而牛元翼果出行狀云公還於上前奏與廷湊及其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使部侍郎其今按先太師謂故鎮帥王武俊也○神道碑云方鎮反太原與以輕利誘逆絕召先生禍福警引虎鬚雖血直今所患非不足慮疏陳得失某今按此數語不可不察也書亦皆無之未詳何謂恐有誤也○洪譜又云是年有文壽陽驛次太原呈副使吳即中丞天營奉酬裴司空鎮川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鎮州初歸諸詩及韋侍講威山詩序論變盜法事宜狀二年壬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居今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輕是年有鄭州窳堂詩竇司業祭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陵廟碑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洪譜云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為京十月癸巳為兵部侍郎洪譜云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為京士皆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城囚送府使以尹杖也之公曰安有此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此請兩改其官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曰復為吏部侍郎○神道碑云復為兵部侍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曰

母六十身七十... 疑銓法有... 正南自代... 五十七贈... 孔斌墓誌... 月二日卒... 本草年止... 人可謂榮... 官休罷兩... 詩唱誦多... 當臨終晨... 此及狗陰... 禮法排斥... 以為愈性... 然也愈性... 經愈指授... 為嫁遣孤... 母六十身七十... 疑銓法有... 正南自代... 五十七贈... 孔斌墓誌... 月二日卒... 本草年止... 人可謂榮... 官休罷兩... 詩唱誦多... 當臨終晨... 此及狗陰... 禮法排斥... 以為愈性... 然也愈性... 經愈指授... 為嫁遣孤...

有大獄大... 邑伐其所... 便皆醉義... 不計死則... 朱嘗宿貨... 漢司馬相... 樹立成一家... 雄相表裏... 惟愈為之... 遠甚從愈... 心執聖之... 詩如古涵... 神出天鳴... 知人罪非... 自謂... 譯焉而不... 有大獄大... 邑伐其所... 便皆醉義... 不計死則... 朱嘗宿貨... 漢司馬相... 樹立成一家... 雄相表裏... 惟愈為之... 遠甚從愈... 心執聖之... 詩如古涵... 神出天鳴... 知人罪非... 自謂... 譯焉而不...

是之明也又曰退之晚年之文所見甚高不可易而讀也古之學者  
修德而已有德則言可不學而能此必於為孝之序雖若有所學文之  
言曰求其所未至故其所見及此其於為孝之序雖若有所學文之  
事也而論之是必有其傳此非有所見於前人之語又非鑿空信口  
氏之書則其詞有曰紛之易蓋百年身卒出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  
論之竊謂程子之意固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為無益蓋  
可於於天下而其用之固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  
外而略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也夫文與  
道有內外淺深之殊而終未嘗審其緩急輕重之序以決取舍也夫  
及止以行道濟時抑邪與正為事而或未免雜乎貪位慕祿之私此  
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議者矣但王氏能言此而其所  
謂道真者實乃老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詆則是楚金失而齊亦未  
為得耳故今兼存其說而因附以狂妄管窺之一二私竊以為若  
若以是而論之則於韓公之學所以為得失者庶幾其有分乎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蠹俚混并天下已定治  
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  
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利以撲  
刻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

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  
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况揚雄為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  
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  
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  
海之感雖蒙訕笑踳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揚  
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  
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  
斗云

文錄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  
由佛及聃莊揚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  
石焦錄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

飲沛然滿飽頽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  
歟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為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為請益依歸之所  
云實或作實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  
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  
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畧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  
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  
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  
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  
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  
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頽已亦未暇學  
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

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  
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  
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  
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  
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  
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  
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  
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  
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  
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  
已矣故予之任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  
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  
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

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  
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  
尤惜之泉本云吾少居漢東年十五六時於里人李堯輔家見一弊  
次序吾畧讀之愛其文辨而意深當是時學韓文於其間皆落落無  
無道歸補文者亦將舉進士以歛祿利未暇學也遂求於李氏而得  
之出韓文而舉之自後天下學者亦稍口近古吾家所藏書萬卷然  
獨韓文最為舊物君為吾愛惜之可也○今按泉州本乃汪彥章所  
刻此序獨與諸本不同不知何據其所謂君者又不知為何人也今  
俟知者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  
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為列  
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  
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  
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

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  
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  
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  
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  
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  
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  
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  
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  
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鯉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父縛李逢吉之謗  
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  
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  
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  
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



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祈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之城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煮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操牲雞卜羞我觴於粢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傳卷終

宋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遺文

考異音釋附

聯句

有所思聯句

此下三聯句見孟東郊集

相思繞我心 日夕千萬重 年光坐婉晚 春淚銷顏容 郊臺鏡悔舊暉  
庭草滋新茸 望天山上石 別劍水中龍 愈

遣興聯句

說見

我心隨月光 寫君庭中央 郊月光有時 晦我心安所志 愈常恐金石

契斷為相思 腸郊平生無百歲 岐路有四方 愈四方各異俗 迥異非

所將郊 驚蹄顧挫秣 逸翻道稻梁 愈時危抱獨沉 道泰懷同翔 郊獨

居久寂 默相顧 聊慨慷 愈慨慷 丈夫志 可以耀鋒鏃 郊遽窳知卷舒

乳顏識行藏 愈 初鑒諒 不遠佩蘭求 芳郊苟無夫子聽 誰更知音

揚愈

贈劔客李園聯句

上同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郊築爐地區積火燒氛氳愈照海鑠幽  
怪滿空歎異氛郊山磨電弈弈水泮龍媪媪愈太一裝以寶列仙篆  
其文郊可用懾百神豈惟壯三軍愈有時幽匣吟忽似深潭聞郊風  
胡父已死此劔將誰分愈行當獻天子然後致殊勲郊豈如豐城下  
空有斗閒雲愈

遺詩

同竇年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公時任都官外郎同路陽令

貴公河南令韋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為韻人各一首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躡騎來訪馭風襟院閉青霞入松

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挑心

春雪

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即以正集中春雪詩首  
取贈族於朝辭三篇餘並不錄今並附見于後其可  
者亦但存其目而不載其文云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花越喜飛排瘴胡  
愁厚蓋砂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涯瞋見迷巢鳥朝逢失轍車呈豐  
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上或有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胷中作書獻雲關辭家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  
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戎蕭條  
資用盡渡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悰擊門者誰子問言乃  
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  
佞當為佐時雍

嘲軒轅

李希聲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聲云皆非也獨嘲軒轅二篇似之錄于末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頽颯吹肥脂坑谷相鬼磊雄哮乍咽絕每  
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木枕  
十字裂鏡面生痍瘡上音痍下音漏鐵佛聞敲肩石人戰搖腿孰

云天地仁吾欲責真宰幽尋虱搜耳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御  
皆墮念乍如彭與黥呼冤受菹醢又如園中虎號瘡兼吼餒雖令伶  
倫吹苦韻難可改唯令巫咸招魂爽難復在  
何山有靈藥療此頽竇採澹公坐卧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其叢深  
憲五藏殞黃河弄瀆瀑梗澀連拙鮫南帝初奮槌鑿竅洩混沌南海之帝儻與中央之帝混沌善謀報其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所食息此獨無有或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迥然忽  
長引萬丈不可付謂言絕於斯繼出方袞袞幽幽寸喉中草木森森  
尊上音本下音日盜賊雖狡獪亡魂敢窺閫鴻蒙總合雜詭譎  
騁笑狼乍如鬪嗷嗷忽若怨慄慄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埋  
其源惟有土一畚

晝月

玉盤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白臧蛙縮肚桂樹枯株女  
閉戶陰為陽羞固自古嗟波下民或敢侮戲潮盜視汝目瞽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莫辭酒誰  
為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辭唱歌

諸本注云此篇恐非公作今姑有之

柳逼教唱歌不解看豔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幸有伶者婦  
身如柳枝但令君酒如醉如憨凝聲自肉中出使人能逐隨復  
慳悛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雌雌若心豈無恥君豈是  
女兒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阻君  
意豔歌難可為

知音者誠希

籍曰古聞不悉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携子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京城數天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

霍訝相纏不覺長堂陞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一馬恐平鞵朝鼓  
矜凌起山齋酪酌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妍水玉清顏隔波濤威  
句傳朝殮思共飯夜宿憶同種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漳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聞浪春樓堞驚風破竹蒿主人看使範客  
子讀離騷聞道松醪賤何須恠錯刀

飲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

承謂也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盃為逢挑樹相料聊理不覺中丞  
喝道來

池上

池上無風有落暉揚花暗後自飛飛為將纖質凌清鏡濕却無窮不  
得歸

記

書

監軍新竹亭記今按此文恐非或作今刪去

答侯生問論語書

補注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於張籍祭  
宰予晝寢以書釋晝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  
作音浴乎沂所以作浴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甚鄙  
錢然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愈曰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當  
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為焉則萬物不備  
矣踐形之道無它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  
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  
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閒或得其  
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  
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

說甚為隱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下或注并序字。今按此

篇不類公它文且云元和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公作無疑今刪去

啓

皇帝即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冊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啓不宣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瓜狀有之以附廟軒睡詩之後云此篇見文苑英華蓋為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故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息霑動植適無不協適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

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繁異實共帶旣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過於休明無任

皇帝即位賀諸道狀

伏見勅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內惟新凡在臣妾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未由拜賀但增馳恋謹奉狀不宣某再拜或無此二字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恩普遠近同慶無溘或乙此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奉狀陳賀或

狀

潮州謝孔大夫狀

此篇見洪氏年譜增考云公既南行家亦謫逐二月二日已過商州之南而此

狀言七月二十七日牒則八月作也不知其家可故舊未  
 至潮又姪孫湘亦從公而南故宿曾江以有示湘詩而過  
 始與江口詩謂目前百口還相逐與狀言妻子孫姪未到  
 者皆不相應此狀恐妄也。今按公之到郡既不見年  
 之實則亦無由可致。引曾江始與二詩以訂此  
 未到有必見其妾故今且存之亦疑之意也。又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  
 關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  
 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為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  
 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  
 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縮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  
 非庶者所為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輒此披陳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遺文終



